

第十七回 貼試錄驚駭岳母 送燈籠急壞丈人

詞曰：

燈離離，燭離離。女婿乘龍訂吉期，催妝已成詩。九其儀，十其儀。臨上香車步又遲，堂前泣別時。

右調《長相思》

喜新裝醉臥在榻上，聽得採綠私語道：「怎麼處？與他和衣睡了罷。」若素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喚店主另檢一個房，我去罷。」喜新聽得不妥，假醒翻身道：「好醉，大舅睡了罷。」若素道：「我身子不快，要自在些，故不敢同榻。」喜新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把鋪蓋來，睡在這側邊床上，何如？」若素沉吟一會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喜新得意，遂起身跨出客房，連喚清書不應。走去喚他送鋪蓋來時，廂門緊閉，敲喚不應。原來若素哄他出去。喜新氣不過，累清書打了一頓。(看官，此處仍改喜新為楚卿了。)

明日晨後，廂門尚自閉著。楚卿知事難諧，恐餓壞了若素，叩門道：「宋媽媽與採綠聽著，多拜上你家相公。他昨日不肯通融，後來少不得與他算帳。聞胡相公也來替你們料理，恐他下了先手。我如今祇得進京去了。你若有情於我，那藍魚之約，切不可負心。若一周全，二個人面上都好，又免許多口舌。我去矣。」遂一路來到京城內，尋著程朝奉，安歇了。

明日差蔡德到朱祭酒家，探問消息，街上遇著一個鬍子，各有些面善。拱一拱手，問起來，恰好是當日在冀州報信的鄭忠。同到寓所，見過楚卿，把前後事述一遍。又說：「老爺看《鄉試錄》，知相公中了，甚喜。前月尤舅爺來，又完過三百兩。如今祇少三千三百兩。夫人因小姐不到，心上焦悶，同舅爺回鄉。不意昨日李茂同小姐到了，帶銀二千兩。方纔正要去對老爺說，遇見蔡哥說相公在此，特來叩見。」楚卿道：「我因老爺事，早至京師，要料理他出獄。待小姐銀子先完，其餘所欠數目並應用使費，你明後日竟到這裏來領，我預備在此。致意你家老爺，我本欲走來拜見，但思獄中相見不便，出來踵賀罷。」鄭忠感謝。楚卿喚蔡德，同至刑部牢，問候一番。

至十二月初二日，鄭忠同李茂帶著兩個人，見楚卿道：「老爺拜上相公，本不應來領銀子，因承厚意，夫人又未能即到，欲乘歲底浚局，因此從權領去，事妥之後，即來補還。」楚卿道：「既屬至親之情，理宜效力，何必說還？如今尚缺多少銀兩？」鄭忠道：「前日小姐所到之銀有二千兩，止完過一千九百二十兩，今尚欠一千三百八十兩。」楚卿聽了，便兌一千三百八十兩，外又贈銀三百兩，恐有戩頭銀色使費之處。四人領銀而去，完納不題。

卻說夫人回到家中，見門封鎖，竟打開進去。「我是朝廷命婦，誰敢與我作對？勒掙我未完錢糧麼？」這些官府，曉得赦了一半，又完得差不多，都來省事。及至夫人取得書房銀子到京時，若素已先到朱祭酒家裏，錢糧俱完足了。母子相見大喜。

十二月初二日，刑部題疏。等朝廷旨下，卻不比府縣做事易，直至二十二日，長卿方得出獄。次日，楚卿到朱祭酒家拜賀。兩下致謝畢，老夫人在屏後看見，歡喜無限。遂進去在若素面前，稱賀楚卿風流俊秀。若素心上如小鹿般撞。想：喜新因何此時不來開口？甚不可解，又不敢對父母說。轉是夫人問起銀子，若素嘆道：「父親雖弄出獄，祇是孩兒身上大費周折。」夫人道：「虧你那裏借來，還他就是。」若素道：「肯要銀子有甚難處？祇今一家女兒吃了兩家茶，竟無主意在此。」夫人驚問道：「你嚮有見識，為何做出莫頭腦事來？」若素將喜新當初到家緣故說一番，「原來是吳子剛，前日又遇著衾兒，今中了舉人，特送銀入京。孩兒祇假裝了遇著，苦卻不得，被他逼受了一千五百兩銀子。這是一種費力氣處。」祇瞞起家中換魚之事。又將秦小姐贈銀求婚述一遍，道：「也有些難擺脫。」夫人急與長卿商議，長卿道：「雖承吳子剛美情，但未曾會見我一面，又未曾當面考詩，這婚事爭不出口的。既有秦小姐機會，倒可兩全。」若素又將楚卿娶過沈廉使之女，更以衾兒為妾，並庫公子之事，亦陳述一番。長卿道：「那有甚麼？沈廉使之女，這是謗辭。衾兒作妾，或者有之。若庫家之事，得了他的銀子，倒要提防。吩咐家人並朱家人，祇說我有兩個女兒，你是第二個便了。那吳子剛少不得來會試，挨到其時，俟黃榜後定奪就是。」夫人道：「這策甚長。」至正月初六日，長卿住在朱家不便，另賃一寓，楚卿來賀。初八日，楚卿央程朝奉來說親，沈家回說：「妝奩未備，恐做起親來有妨書業，俟科場後罷。」楚卿無奈，祇得丟下。不題。

且說子剛自楚卿別後，到莊上先起了幾間從屋，前邊又造門面數間。到正月初，因是遂平籍，趕至本縣起文書。急急回家，往返已經半月。你想那衾兒是待兩嬌花，子剛是青乾久曠。半月在家是日夜成雙的，忽離多時，片刻難過。今纔到家，又要遠別，怎麼捨得？因對子剛道：「夫人小姐待我不薄，臨行贈銀三十兩。今我在此，胡叔叔自然對他講的。意欲同你上京，代他料理嫁妝，完我心念。不知你肯否？」子剛道：「要去不難，但試期已迫，若水路同行，便誤我大事。也罷，二月間歸德府有程朝奉親眷家小上京，我著個老管家，帶兩個使女，約會程家，合僱一隻大船同來罷。」衾兒大喜，收拾行李。子剛趕路先行，二月初一到京。楚卿接著，兩人各敘別後事情。及三場考畢，大家得意。明日，兩人到東宣門游玩，遇見一個長官，仔細一看，卻是俞彥伯。楚卿大喜，喚了一聲，下馬相見。原來是解花銀來京。敘述一番，各說了下處。

明日，楚卿去拜彥伯，煩他催畢婚日子。彥伯道：「自當效力。」兩日後，彥伯來說，檢定三月初十。楚卿大喜。至二月中，楚卿會試，中第十一名，子剛中第八名。兩人得意。子剛欲去拜見長卿，楚卿道：「再遲幾日不妨。」

那沈長卿正在家料理若素嫁資，忽報錄的打進來。急問時，門上貼著：「捷報貴府賢坦吳爺諱無欲會試高中第八名。京報舍人王昌。」夫人聞得女婿中了，歡喜無限。出來看時，長卿說其緣故。夫人驚道：「此事怎處？」夫婦二人，同到若素房中，道：「楚卿中了，尚可分說。今子剛中了第八名，穩穩是個翰林，要弄到上本了。」若素道：「祇憑爺爺作主。」忽見李茂入來，進稟道：「外邊報錄的沒人睬他，亂嚷起來。不知老爺如何打發。」長卿與夫人商議道：「此事怎處？若認了，就要做親了。胡家已與俞彥伯定過日子，明媒正娶，怎好退婚？若不認他，如今正在興頭，三百六十個同年，就要費口了。」夫人無策可處，轉是若素道：「說不得了，且去招認他。吳子剛處尚未訂吉期，他若爭論，待孩兒再扮做公子，娶秦小姐來，與他說明，憑父親嫁與那一個罷了。」長卿道：「我倒忘懷了，還好還好。」遂吩咐李茂打發賞使酒飯，停妥出門，即喚鄭忠等三四個家人，

長卿入內，宋媽媽走來道：「報錄又到了。」長卿沒好氣，不去理他。無奈，無家人在外，祇得喚出去。 [翻自情夢栢]

拜賀。長卿道：「甚麼要緊？第二報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們是頭報，怎說第二報？」長卿道：「你不看屏門上的？」眾人也道：「你不看屏門上的？這是胡爺。」長卿急走去看，卻是「胡璋中了第十一名」。喜出望外，請眾人坐，進去說與夫人女兒知道。舉家慶幸，一面打發報錄不題。

初一日子剛來拜，長卿不在家，傳進一個門婿帖子。若素見了，又添了一番愁緒。第二日，長卿回去回拜，卻不在寓所。初三殿試過，楚卿中二甲第二名，子剛中二甲第五名。又報到沈家來。子剛赴瓊林宴，謝座師，連忙幾日，總不曾遇見長卿。長卿吩咐家人去買《序齒錄》，取來一看，又沒主意起來。子剛下邊也公然注著沈氏。想道：此事必至大費口脣了。不如趁他未開口，先將秦小姐事說明，庶免吳、胡兩下爭著。長卿遂往子剛處，他又出門拜客，不遇急得眼睛火爆。

至初十日清早，子剛纔見著長卿，要拜起來，長卿斷然不肯。子剛移椅，下邊坐了。長卿道：「老夫有一言，雖承厚意，但小女之事，並無與新元公訂盟。昨接帖，並報錄，俱以婚稱，甚為駭然。不知何據。」子剛道：「敝房沈氏，去秋因庫公子之難，蒙楚卿兄見贈，知是岳父遠族，自幼撫養如子。不勝感德。因其父母俱亡，是小婿欲攀仰泰山之意。」長卿丟下一半鬼胎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此女自幼聰明，老夫視如己子。今得配足下，終身有托。老夫又得佳婿，萬幸也。」心中想道：原來若素聽錯了，認楚卿娶了衾兒。又一巡茶罷，長卿見子剛並不說起若素，心內想道：他不提起，我要與他說甚麼？遂作別起身。

長卿到家，與夫人述其始末。夫人道：「如此就不費氣力了。」但未曾與若素說得。若素害羞，又不好去問。當日，楚卿奠雁已畢到晚上，花轎到門。祇聽得花炮震天，鼓樂刮耳，一派燈花，塞滿街道。夫人見如此熱鬧，十分歡喜。走到樓上一望，吃了一嚇。祇見燈上大字，卻是「內翰吳」。急急下樓，到裏邊喚李茂去問，一邊與長卿說知。李茂去問捐燈的：「你們是那一個吳家？」眾人道：「遂平吳子剛老爺家。」又急問轎工時，眾人道：「好笑，女婿家也不曉得。我們是前門外程朝奉家，係新科進士吳子剛老爺下處來的。」看官，你道為何？原來程朝奉是個大商，在京城開三五處綢鋪典鋪，專與豪宦往來。今子剛新中，入翰林，又是房主，如此扮頭，連這三五處鋪子，新置起「內翰吳」燈來。子剛又是好名的，因楚卿做親，自己又買幾十對燈。這些各典鋪奉他，都送燈來。所以，二三百盞燈都是吳字。楚卿自己竟不曾備得。那些捐燈抬轎，也有典鋪裏的，也有僱來的，祇說他的興頭話，誰曉得內中原故？李茂忙進來回復。長卿跳起來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急喚鄭忠：「請媒人俞老爺來。」原來俞彥伯與吳子剛俱在前邊看新人起身。見鄭忠來請，彥伯遂進廳。揖畢，長卿道：「當初蒙尊駕作伐，原說是鹿邑胡楚卿，為何燈轎俱是遂平吳子剛的？事關風化。」彥伯笑道：「兄臺原來不知。楚卿與子剛結為兄弟，如今子剛移居楚卿宅上，所以楚卿出來就寓在子剛典鋪。楚卿隻身，燈轎俱是子剛替他備的。方纔奠雁的，難道不是楚卿麼？」長卿聽了，釋然，遂作別了，打發女兒上轎起身。

未知若素心上如何發付喜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曰：

報錄一段，絕妙文章，弄得丈人丈母都在夢中。看官，要曉得這節事，是楚卿調撥子剛做得，並唆使作成報錄的。貼報錄，「賢坦吳爺」；看《序齒錄》，妻沈氏；娶妻之燈又內翰吳。一時急出火來，無中生有，笑應噴飯了。真是文人舌上妙蓮花矣。